經律異相卷第四十　梵志部　傍舍

梁沙門僧旻寶唱等集

超術師又從定光佛請記一
寶海梵志述其所夢二
須項梵志蒙佛憂解三
摩因提梵志將女妻佛四
梵志喪兒從閻羅乞活兒不親從詣佛
得道五
梵志詣施比丘立說一偈能消六
梵志奉佛鉢蜜衆食不減施水中衆生七
梵志遠學值五無反復八
梵志兄弟四人同日命終九
梵志棄端正婦於樹上愛著鄙婢後
悔無益十
梵志夫婦採花失命佛為說其往事十一
梵志失利養煞女人謗佛十二

超術師又從定光佛請記一

過去定光佛衆祐出現鉢摩大國與四部之衆不可稱計皆來供養給其所須時有梵志名耶若達在雪山側看諸秘讖天文地理靡不貫綜書疏文字亦悉了知耶若達梵志有弟子名

曰雷雲聰明博見靡事不通恒為耶若達所見愛敬不去須臾雷雲梵志

諸秘讖天文地理靡不貫綜書疏文
字亦悉了知耶若達梵志有弟子名

曰雷雲聡明博見靡事不通恒為耶
若達所見愛敬不去須臾雷雲梵志
念言我今應學者悉皆已備宜報師
恩然復貧弊宜當往詣國界求所須
者師念我之所愛設吾死者尚不能
別何況今日欲捨吾去作五百言與
之令誦未經幾日悉皆流利是時耶
若達婆羅門告五百弟子曰此雷雲
梵志伎術悉通即以立名名曰超術
超術梵志復經數日又白師曰所學
已知然書籍所載諸有學術過者當
報師恩師曰汝知是知超術作礼而
去尒時鉢摩大國去城不遠有衆梵
志並集一家欲共大祠并欲論議有
八万四千梵志共集弟一上座諷誦
書疏莫不能知以五百兩金及金杖
金澡罐各一牧牛千頭用奉上師與
第一上座先試其術過者便與超術
梵志自念我今何故家家乞求不如
詣彼大衆共捔伎術超術往衆多梵
志遥各喚曰善哉祠主今獲大利乃
使梵天躬自下降時八万四千諸梵
志等各起共迎異口同音而作是語

善來大梵神天超術梵志曰吾非梵

便梵天身自下降時八万四千諸梵
志等各起共迎異口同音而作是語
善来大梵神天超術梵志曰吾非梵
天止止諸賢汝等豈不聞雪山北有
大梵志衆師名耶若達我其弟子名
曰超術便向上座曰設知伎術者向
吾說之尒時彼衆第一上座即誦三
蔵伎術無有漏失時超術語上座曰
一句五百言令乃說之上座曰我不
解也超術便誦三蔵及一句五百言
大人之相尒時八万四千梵志歎未
曾有甚奇甚特我初不聞大人之相
令尊宜在上座超術移坐上座便在
第一時彼衆上座極懷瞋恚發此誓
願令此人奪我坐處此人所生之處
所欲作事我恒當壞敗其功時彼施
主即依法施上座告主人曰我今還
以金錢銀錢以相施吾但各取五百
枚以金鑵用供養女人及牛千頭還
施主人吾不習欲亦不積財己便往
詣鉢摩大國其王名曰光明於城東
門見五百梵志耆年宿德時彼國王
請定光如来日曝火炙即以五百金
錢各與一文及比丘衆衣食供養掃
灑令淨勿使作倡有土沙穢悪懸繒
幡蓋香汁塗地伎樂不可稱計見一

灑令淨勿使作倡有土沙穢惡懸繒
幡蓋香汁塗地伎樂不可稱計見一
女人名曰善味持七莖華以瓶取水
即問此女吾欲買華女言持用上佛
即以銀錢五百請五莖華女貪銀錢
與五莖華行數十步女自念言此人
形貌端正不惜銀錢追呼男子問用
何為荅曰上佛女曰請二莖華并以
上佛願我後生常為夫妻趣術曰菩
薩無所愛惜設為我妻必壞我心梵
志女曰我終不相壞正使持我施與
終必忍行定光佛曰菩薩所行無所
愛惜梵志偈荅

父母諸佛尊　日月周行世　不可持施人
餘者決無難

又說偈曰

當忍億劫苦　施頭身耳目　妻子國財寶
車馬僕從人

摩納復以偈荅

大山熾如火　億劫堪頂戴　不能壞道意
唯願時授決

即解髮布地而說偈言

破愛憍慢心　能滅欲怒癡　第一光相足
惟佛照我心　昔我所求願　今日得見佛
令散五莖花　願得不退轉　餘二非我華

破愛渴恨心　能渡谷如癡　第一光相足
惟佛照我心　昔我所求願　今日得見佛
今散五莖花　願得不退轉　餘二非我華
王女寄上佛　無上大導師　見慜蹈我髮
佛又偈荅
摩納發大心　曠濟無量數　弘誓不自為
殖衆功德本　却後無數劫　五鼎五濁世
成佛度衆生　号字釋迦文　光明三十二
奇特人中尊
佛以脚足蹈髮而過　又以神力接五
莖華及得我身在虛空中　餘有二華
住佛兩肩　自從破梵志祠天事火以
後行正見用平等法　不復墮三塗及
在八難時　超術我是賣花女瞿夷是
也　出修行本起經
寶海梵志述其所夢二
有寶海梵志白佛願如来及比丘僧
滿七歲中受我四事供養　如来許可
梵志後時作如是念　我今已令百千
億那由他衆生發菩提心　然我不知
轉輪聖王所願何等　為願人王天王
聲聞緣覺　為求無上菩提　若我來世
必成佛道　我於夜卧當有諸天魔梵
諸佛世尊為我現夢　於睡眠中見有
光明即見十方恒沙世界諸佛世尊
各各遥授蓮華與之　其花微妙　各於

光明即見十方恒沙世界諸佛世尊
經律異相[illegible]
各各遥授蓮華與之其花微妙各於
華臺見日輪像於日輪上有七寶蓋
一一日輪各出六十億光皆悉来入
梵志口中自見其光滿千由旬淨如
明鏡見其腹内六十億那由他百千
菩薩在蓮華上結跏趺坐三昧正受
復見日繞圍遶其身於諸華中出諸
伎樂又見其王血出汙身四方馳走
面首似猪噉種種虫坐伊蘭樹下自
無量衆生来食其身唯餘骨璅數數
受身亦復如是復見諸王子或作猪
爲或水牛師子狐狼虎豹獼猴等面
以血汙身皆噉衆生坐伊蘭樹下復
有無量衆生来食其身骨璅巳離數
數受身亦復如是或見王子須曼那
花以作瓔珞載小弊車駕以水牛從
不正道南向馳走復見四天大王釋
提桓因大梵天王来至其所告梵志
言汝今四邊所有蓮華應先取一華
與轉輪王一一王子各與一華其餘
諸花與諸小王次與汝子并及餘人
即皆賦之忽然而寤憶念夢中所見
諸事得知聖王所願畢下愛樂生死
經律異相[illegible]
復知諸王子發心求聲聞乘者故我

財皆賦之忽然而寤憶念夢中所見
諸事得知聖王所願畢下愛樂生死
復知諸王子發心求聲聞乘者故我
夢見須曼鄣花以作瓔珞載水牛車
於不正道南向馳走我何緣故夢見
於此諸佛世尊以我先教勸閻浮提
內無量衆生悉令安住三福處故發
菩提心請佛及僧滿足七歲奉諸所
安耳出寶梵志請如來經

須項梵志聞法憂解三

舍衛國有梵志於祇樹間大營田種
往看歡喜自謂得願即於其夜天雨
大雹禾稼皆死女復亡亡愁憒憂煩
奐無能止時諸比丘入城分衛見其
二相還具白佛須項梵志躬到佛所
頭面礼畢佛知其念謂梵志曰世有
五事不可避脫一當耗減二當亡棄
三當病瘦四當老朽五當死去唯有
道諦得離布施持戒梵志意軟便見
四諦從今已後歸依佛法僧為清信
士比丘白佛世尊解梵志意喜笑而
去佛言不但是反解憂過去閻浮利
地有五主其一主名曰祭貪治國不
正大臣人民出兵拔白皆到王前共
謂王曰寧自知不貪害万姓急出國
去不者相害王大戰慄以車騎出國

正大臣人民出兵杖自皆到王前去
謂王曰寧自知不貪害万姓悉出國
去不者相害王大戰慄以車騎出國
自織草荓賣以自給大臣人民便拜
王弟作王治不枉民故王上書自陳
從王乞一聚可以自給王即與之既
得一聚便巳治正復乞兩聚乃至半
國王皆與之如是久遠孫貪生念興
半國兵攻弟即勝便得故國復興一
國兵攻第二轉倍興兵攻第五國往
往得勝時四海皆屬改号大勝帝釋
試之寧知足不化作少童梵志姓駒
夷氏被鬚金杖持金瓶住宮門通王
王便前坐相勞問畢却謂王言我從
海邊来見一大國人民熾盛多有珎
寶可往攻之不審巳足復欲得是王
言欲得天王謂言可益莊船興兵相
待却後七日當將王往言便化去王
到其日興兵莊船梵志不来愁憂不
樂時一國人民廻坐向王王啼亦啼
王憂亦憂王便生意曰
增念隨欲　巳有復願　日感為喜
從得自在
有能解者賞金錢一千時有少年名
日欝多言能解假七日来對到第七
日白母言我欲解王憂母謂子曰且

有能解者賞金錢一千時有少年名日欝多言能解假七日来對到第七日白母言我欲解王憂母謂子子且止勿行帝王難事子言我力能淹到王所言今来對義即乃説偈大勝王便上金錢一千大勝者即種種梵志是時童子欝多者則我身是也 出義足經上巻

摩因提梵志將女妻佛四

昔摩因提梵志生女端正國王太子大臣長者来求不得見佛金色三十二相便自念言如此人比我女便與還家謂婦言今得女聟踰於我女即莊餝女衆寶瓔珞將女出城母見佛跡文現分明謂父言曰寧知空出終不得聟婦説偈言

婬人曳踵行　恚者蹙指歩　癡人足躡地
是跡天人尊

父言癡人為女作恚即將女到佛所左手持辟右手持瓶因白佛言今以此女相恵為妻女見佛形婬意繫著其心火燃佛即説偈言

我見邪三女　尚不欲邪婬　今寧抱屎尿
足觸尚不可 出義足經上巻

梵志喪兒從閻羅乞活詰佛得道五

昔有婆羅門少出家學至年六十一不能得道法應歸家取婦為居士生得一

梵志喪兒從閻羅王治詣何得道五

昔有婆羅門少出家學至年六十一不能
得道法應歸家取婦為居士生得一
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卒得重病一
宿命終梵志憐惜伏其屍上絕而復
蘇親族諫喻強奪殯殮埋着城外梵
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
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沐浴齋戒賫
持花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
所治為在何許前行數千里至深山
中見諸梵志復問如前荅曰卿問閻
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荅言我有一
子近日卒亡欲至閻羅王所乞索兒
命梵志愍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
治處非生人所得到也當示卿方宜
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其中有
城此是天神案行世間停息之城閻
羅王常以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
持齋戒往必見之歡喜而去到其川
中見好城郭宮殿屋宇如忉利天梵
志詣門燒香翹脚呪願求見閻羅王
勅門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欲以
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
垂恩布施還我兒命王言大善卿兒
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即往見兒

與諸小兒共戲前抱啼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喚逆呵之曰癡騃老公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魂神變化之道當往問之即還佛所稽首作礼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復反謂我為癡騃老公寄住須臾名他為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尒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會居辟如寄客起則離散梵志聞之爗然意解稽首委質願為沙門

佛言善哉鬚髮自落法衣在身即成比丘即於座上得羅漢道 出道行品法句經第四卷

梵志諂施比丘說一偈能消六

昔有梵志財富學問不信正道數與沙門論不如每聞沙門食人信施不能精進死後當作牛馬還償施家便窃作計設食後世取之使令其治生素性慳貪欲至寺中寺中有五百道人便盡請之加敬設食豊好勝他必當畐得五百牛馬上座一人已得四

人便盡請之加敬設食豐好勝他必
當畐得五百牛馬上座一人已得四
道羅漢以知其念便呼維那勅諸比
丘皆當專心人說一偈即共善加敬
上座語曰已償債畢不復得牛馬矣
梵志驚曰道人神聖逆知我意上座
於是具告諸比丘汝得食已慈心念
道誦一法言適可呑須弥山尚能消
之況此小食梵志甚慙愧因為說法
廣陳要義心開受道即悟道迹出諸經中要事

梵志奉佛鉢蜜衆食不減施水中衆生七
昔有梵志悪不覩佛竊入他舍大聖
愍之到其目前欲避馳走不能自致
来詣佛所彼時世尊為說經法喜心
生焉歸命佛法僧奉受戒棄繞佛而去
即取應器盛滿中蜜兩手擎之欲奉
上佛佛告諸比丘取是鉢蜜布與衆
僧時一鉢蜜佛及衆僧皆得滿足鉢
滿如故即復授佛佛告梵志著大水
無量之流梵志又問何故佛言具足
水中虫豸黿鼉魚鼈悉蒙其味梵志
受教世尊欣笑出五色光上至梵天
普照五道還繞身三匝授菩薩決光
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從口入授聲聞
決光從臍入說上天福光從臍入說

普照五道還繞身三匝授菩薩決光
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從口入授聲聞
決光從髀入說上天福光從臍入說
授人身光從膝入說地獄餓鬼畜生
光從足入向難從座起叉手白佛言
佛不妄笑笑會有意佛告向難汝見
梵志以蜜奉佛對曰唯然今此梵志
然後來世歷二十劫不墮惡趣過二
十劫當得緣覺名曰蜜具諸比丘言
於此梵志以一鉢蜜多所饒益而得
緣覺佛告比丘於是梵志非但今世
前世宿命亦復如是過去有婆羅門
閑居寂寞見有神仙有人說言今此
仙人佳吉難及當往啓受有人報言
用為見此養身之種有一五通仙見
心所念即於樹間踊在空中住其人
前見之喜躍即盛滿鉢蜜而奉授之
仙人受已飛在虛空緣是施德後作
國王名曰蜜具正法治國壽終生天
佛告比丘欲知尒時五通仙人則我
身是尒時梵志今梵志是尒時施蜜
授天人福緣是今世亦復施佛後致
緣覺 出蜜具經

梵志遠學值五無反復八
有梵志在羅悅祇閭舍衛國人多孝
養奉經修道供事三尊欲得學問即

梵志遠學值五無反復八
有梵志在羅悅祇聞舍衛國人多孝
養奉經修道供事三尊欲得學問即
徃詣受去國不遠見父子二人耕地
下種時毒虵出齧煞其子父耕種不
輟又不顧視梵志問之耕種者又問
何來也梵志荅言我從羅悅祇來聞
此國人多孝養奉事三寶故來學問
向者是我之子曰是卿子者何故不
憂而反耕種其人荅言人生有死物
成有敗非愁憂啼哭所可如何設不
飮食何益於死者耶卿入城者過語
我家吾子巳死無復持二人食具来
梵志竊念人無反復兒死在地静不
愁憂而反索食入舍衛城詣耕家見
死兒母語言卿子巳死父言但持一
人食具来兒母曰如客来寄上来不
辭去不留此兒如是生生是自來死
亦獨去非我力所能進退隨其本行
追命所生又語其姉姉亦說無常喻
梵志語婦卿夫巳死婦為梵志說譬
喻又語奴子大家巳死奴子亦說譬
喻梵志聞之心感目冥不識東西聞
此國孝養奉事三寶故來學問未有
善意見五無反復唐勞身心又問行
人佛在何所荅言近在祇樹給孤獨

此國孝養奉事三寶故來學問

善意兒五無反復唐勞身心又問行人佛在何所吾言近在祇樹給孤獨園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愁憂不樂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志言何為不樂梵志吾言違我本願故愁憂耳佛又問云何具以事答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宿有反復知命無常非愁憂可如還以自定故無有愁憂世俗人不識無常懊惱啼哭不能自割辟如人身得熱病不自覺知慌忽妄語良醫與藥熱即除愈不復妄語俗人愁憂愚癡醉熱不能自解着自曉無常不復愁憂也如熱得愈此五人皆可道證梵志聞語即自尅責我為愚冥不知大義今聞佛語如盲得目冥中見明即受五戒稽首而退出五無反復經

梵志兄弟四人同日命終九

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後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言五通之力反覆天地手捫日月移山住流靡所不能寧當不能避此死對一人言吾入大海上不出現下不至底正擄其中無常煞鬼安知我處一人言吾入須弥山中還合其表令無際現無常煞鬼

渙上不出現下不至度正於其中無

常煞鬼安知我處一人言吾入須弥
山中還合其表令無際現無常煞鬼
安知吾處一人言吾當輕舉隱虚空
中無常煞鬼安知吾處一人言吾當
蔵入大市之中無常煞鬼趣得一人
何必求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吾等
壽筭餘有七日今欲迯命冀當得脫
還乃親省唯願進德於是別去七日
期滿各各命終猶果熟落市監白王
王即嚴駕往至佛所作礼却坐白言
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寤曰四人
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獨免
近有梵志兄弟四人各攱五通自知
命盡皆共避之不審今者能得脫不
佛告大王人有四事不可得離一者
在中陰不得不受生二者生不得不
受老三者老不得不受病四者病不
得不受死 出法句經 第三卷

梵志棄端正婦於樹上愛著鄙婢後悔無益十

有清信士其婦端正威德無倫言語
辯才衆人所敬夫婦不重亦不喜見
反愛僕使婦見婦心謂夫言卿不喜
我願聽出家婦便聽之即時出家為
比丘尼晝夜精進行道未久證得羅
漢煞後清信士所敬女人死清信士

比丘尼晝夜精進行道未久證得羅
漢然後清信士所敬女人死清信士
呼比丘尼歸尼了不肯比丘尼白佛
說其本末佛言是清信士前世已毀
辱此有德之人此女有殊特志此人
常為壞乱已入大路復欲毀之不能
得也佛言過去世時有一梵志婦名
蓮華端正絕世梵志不喜所愛者婿
用其婿語捨婦山間上優曇鉢樹擇
取熟果棄生與婦婦問君獨噉熟果
而棄生者與人夫曰汝可上樹婦即
上樹夫取荊蕀四匝遶樹欲使死不
得下樹時國王遊獵見女端正即問女
言卿是何人婦自具本末王念梵志
愚騃無知非是丈夫即除荊蕀車載
還宮內立為王后多諸伎藝智辯无
雙又能樗博遠近女人來共博戲王
后輒勝無能當者梵志善於博弈遊
聞后勝念言是我前婦非是異人乃
欲詣王現其伎術后聞一梵志形像
知是前夫啓王現之遷試博戲后偈
荅曰梵志心懷愧恨即自剋責悔無
所及時梵志者今清信士是時婦者
即今婦是彼國王者吾身是也出夫婦經

梵志夫婦採花失命佛為說其往事十一

爾時梵志者今清信士是時婦者
即今婦是彼國王者吾身是也出夫婦經

梵志夫婦採花失命佛為說其往事十一

有一梵志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年始
二十新為取婦未滿七日以上春三
月夫婦相將至後園戲有一㮈樹高
大好華婦欲得之無人與取夫知婦
意即便上樹正取一華復欲得二上
樹枝折墮地而死大小奔波往趣兒
所呼天號哭斷絕復穌宗族無數皆
共悲痛聞之傷心見之哀痛父母怨
天謂為不護棺斂事畢還家涕泣不
能自止於是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
之大小見佛悲感具陳辛苦佛語長
者止息聽法万物無常不可久保生
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
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兒何
者為親族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從初樂愛欲　可婬入胞影
受形命如電　晝夜流難止　是身為死物
精神無形法　作令死復生　罪福不敗亡
終始非一世　從癡愛久長　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亡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
宿命作何罪疊盛美之壽而便中夭

身死神不亶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
宿命作何罪釁感美之壽而便中夭
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言昔時有一
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
看樹上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
中者世稱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
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
自去經歷生死無數劫中所在相逢
共會受罪其三人者一人有福今在
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
今日長者身是此小兒者前生天上
為天作子命終來下為長者作子墮
樹命絕即生海中為化生龍子即生
之日金翅鳥王取而食之今日三處
懊惱涕哭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之
喜故此三人者報以涕哭 出法句譬喻經第五卷
梵志失利養殺女人謗佛十二
舍衛國王大臣人民奉敬世尊四事
供養棄捨梵志梵志共議當求好女
殺埋樹間令瞿曇衆惡名遠聞待愚
我者即共逼教好首女人言汝從今
以後朝暮詣佛令万姓見知小女承
教便殺之埋著樹間梵志便聚到王
宮門稱怨喚言我當學中有一女人
獨寂端正華色無雙生死不知處王

宮門稱怨喚言我當學中有一女人
獨寂端正華色無雙生死不知處王
謂言曰常至何所對言往瞿曇閣王
言當於彼求使到祇樹掘出女屍者
於床上遍巷稱怨言沙門瞿曇常稱
戒德弘普無上如何私與女人通情
復煞藏之有何法戒時諸比丘入城
乞食人民罵言是曹沙門所犯若此
當得衣食比丘便持空器出城還以
白佛佛告比丘我被是謗不過七日
耳時惟閣女於城中聞比丘求食恚
空器還到佛所頭面作礼叉手白佛
言願佛及僧從我家飯七日佛默然
受之佛告阿難汝與衆僧入城里巷
說偈言曰
常歎倒邪冥　說作身不犯　垂冥行當具
必自受憂苦
惟閣是時即飯佛僧（出義足經上卷）

經律異相卷第四十